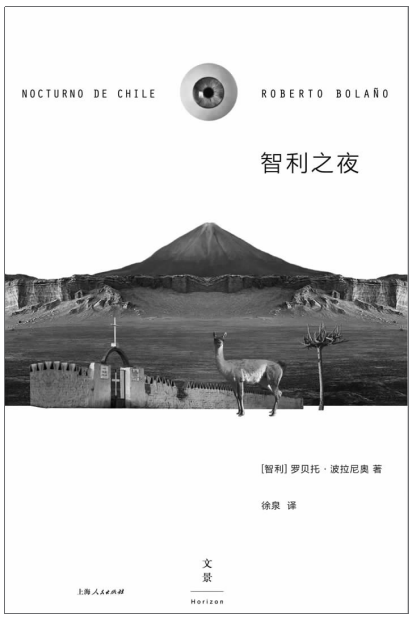
萨尔瓦多·雷耶斯先生家的下午



《智利之夜》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著
徐泉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说到纯粹性，或是以纯粹之名，某个下午，在萨尔瓦多·雷耶斯先生的家里，当时还有五六位其他客人，费尔韦尔也是其中一员，萨尔瓦多·雷耶斯表示在欧洲他所认识的最为纯粹的人之一当属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费尔韦尔显然是知道这段往事的，但是他希望我能从萨尔瓦多先生本人口中得知，所以他要萨尔瓦多向我解释他当时是如何以及在何种形势下认识荣格尔的。然后萨尔瓦多先生就在一把带有描金边饰的大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并说那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在巴黎，“二战”期间，当时他被派驻智利使馆。

接着萨尔瓦多提到了一场宴会，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在智利使馆，还是在德国使馆，又或者是在意大利使馆举行的了，他提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士，后者问他是否希望被引见给那位著名的德国作家。萨尔瓦多先生，我估计他当时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就是说要比现在的我要年轻得多，精力也充沛得多，他回答说是，我非常乐意，乔万娜，请把我介绍给他吧。于是那位意大利女性，那位对我们的作家兼外交官萨尔瓦多先生颇具好感的意大利女公爵或是女伯爵，带着他穿过好多间大厅，它们就像是瓣瓣绽放的神秘玫瑰一般，一个接着一个依次开启。

接下来他们抵达了最后那间大厅，那里有一群德意志国防军的官员还有几位平民，而众人关注的焦点是荣格尔上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也是《钢铁的暴风雨》《非洲游戏》《在大理石危岩上》和《赫里奥波里斯》的作者。在听了一会儿这位伟大的德国作家的言谈之后，那位意大利女亲王着手把智利作家兼外交官萨尔瓦多介绍给荣格尔，他俩用法语交流起来。接下来，很自然地，出于礼貌，荣格尔问我们的作家，是否能找到其著作的法语版本，萨尔瓦多随即快速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他有一本书已经被译成法语了，如果荣格尔想要读的话，他将十分荣幸能将其馈赠给他，荣格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们互换了名片，并约了一个时间一起吃晚饭，或是午餐或早餐，因为当时除了那些每天都有可能冒出来的？将会无可避免地打乱任意一个事先许下的约定的意外事件，荣格尔的日程表也已经安排得很满，充满了各种不可拒绝的约定。萨尔瓦多说，至少他俩预约了一个日子共进下午茶，一顿智利下午茶，这将使荣格尔得以了解智利下午茶有多么精美，让他不会产生我们智利人依旧处于用羽毛装饰身体的原始状态的印象。

接下来，萨尔瓦多先生就向荣格尔告辞，他和那位意大利女伯爵或是女公爵又或者是女亲王一起，再次穿过那些相互连通的大厅，它们就像神秘的玫瑰花一样，第一朵向第二朵绽开它的花瓣，而后者又向下一朵绽开，然后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同时他们用意大利语谈论着但丁和但丁的女人们，不过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说，从谈话的本质而言，谈论邓南遮和他的妓女们也是一样的。几天之后，萨尔瓦多和荣格尔在一个危地马拉画家藏身的阁楼里相遇了。巴黎被占后，那位画家无法离开那里，萨尔瓦多间或会带上各种食物去看望他：面包和肉酱，一小瓶波尔多红葡萄酒，一公斤用粗纸包起来的意大利面，茶叶和糖，大米、油还有卷烟，其他一切他能在使馆的厨房或者是黑市里找到的食物。而这个承蒙萨尔瓦多救济的危地马拉画家却从来不曾向他致谢，即使萨尔瓦多带去一罐鱼子酱、李子酱和香槟，他也从未向他表示过感谢，没有说过一次“谢谢，萨尔瓦多”或是“谢谢，萨尔瓦多先生”，甚至于，在某次看望过程中，我们这位可敬的外交官带着他的一本小说，原本是准备送给另外一个人的，她的名字出于谨慎最好还是不说为妙，因为那是一位已婚人士，当时萨尔瓦多一看到那位危地马拉画家是如此潦倒，当即决定把那本小说送给他，或是借给他。

一个月后，当萨尔瓦多再次去看望那位画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那本小说，依旧被放在当时的那张桌子（或是椅子）上。当画家被问及他是否不喜欢这本小说，还是恰恰相反，他已经在其字里行间找到了阅读乐趣的时候，画家本人却是一副中气不足、无精打采的样子，正如他平时所一贯表现出来的那样，勉强作出回答，表明自己根本就没读过那本书。对此，萨尔瓦多先生说，带着一种作家们所固有的沮丧感（至少智利和阿根廷作家们是那样子的），他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窘境：因此，其实你不喜欢这本书。危地马拉人则回答说那本书既没有使他喜欢也没有使他讨厌，他单纯就是没有看而已。然后萨尔瓦多拿起他的书，发现封面上积了一层灰，就是书本长久不被使用时上面通常会积上的灰尘（其他东西也一样），于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危地马拉人所说的是实情，从那以后他就不怎么把那位画家放在心上了，一直又耽搁了至少两个月才再次出现在那间小阁楼里。这次他现身的时候，那个危地马拉画家看上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消瘦，就好像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口饭也没吃过似的，仿佛他就想要一边凝视着巴黎的街景一边放任自己慢慢死去似的。他受到疾病的折磨，在那个时候有些外科医生把它称为抑郁症，现在则被叫做厌食症，患者主要是一些年轻女人，那些在圣地亚哥城虚幻的街道上被肆虐的风儿吹过来又吹过去的小萝莉们。但是在那些年，在那个屈服于日耳曼民族统治之下的城市里，藏身于阴暗的、高耸的阁楼之上的危地马拉画家所患的病，在当时还不叫厌食症，而被叫做抑郁症，拉丁语叫做morbus melancholicus，它被认为是一种专门攻击怯懦者的疾病。当时萨尔瓦多·雷耶斯，也可能是费尔韦尔，不过如果是费尔韦尔的话，那要等到很久以后了，提到了罗伯特·伯顿的大作《忧郁的解剖》，那本书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疾病的各个方面。

在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沉默了，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默哀那些无法抵挡黑色胆汁影响的人。然而，如今黑色胆汁正折磨着我，使我感到无力，使我在听到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的话语时几乎要号啕大哭！当时，当我们集体默哀的时候，我们几个仿佛在偶然之间结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盟，就像是从某部无声电影中截取出来的一个画面似的，一片白色的屏幕，实验用的试管和蒸馏瓶，烧毁了的、烧毁了的、烧毁了的电影胶片。在那个时候，萨尔瓦多说到了谢林（据费尔韦尔说，他从未读过他的作品），谢林把抑郁症说成是无限的渴望—就是德语中的“Sehnsucht”（欲望）一词；萨尔瓦多还讲述了神经外科所使用的干预手段，在那里，医生们切断病人脑部连接丘脑和脑前额大脑皮层的神经纤维。接下来，萨尔瓦多又开始继续讲述那个瘦削的、呆板的、佝偻的、虚弱的、羸弱的、干瘪的、苍白的、发育不全的、憔悴的、软弱的、瘦小的危地马拉画家。总之，当时他的消瘦程度使萨尔瓦多大吃一惊，内心暗忖：那谁谁谁，某某某，或是那个中美洲画家的名字，你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随即萨尔瓦多作为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他的第一冲动就是邀请画家去吃晚饭或者点心，但被拒绝了，后者辩称那是由于在那个时间出门对他而言有点不大那个啥（我也不记得了），然后我们的外交官萨尔瓦多先生对着天空，或者是天花板，大喊了一声，接着问画家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吃过东西了，危地马拉人说没隔多久。没隔多久是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记得了。

内容简介

发着高烧的神父兼文学评论家、平庸的诗人、天主教主业会成员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在弥留之际，他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回顾了自己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光，以下这些人物与情节依次登场：与智利文学批评界教父费尔韦尔的交往，使他逐渐意识到他的同性恋倾向；恩斯特·荣格尔，以及那位在巴黎放任自己死于营养不良的危地马拉画家，后者对一切善意的帮助嗤之以鼻；两位身份暧昧的委托人，一项环游欧洲以寻找教堂建筑保护之法的旅行之邀，一次秘密向皮诺切特将军教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不情之请……

作者简介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o，1953—2003）出生于智利，父亲是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结婚定居。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

说君子(5)

无论是“志于道”，还是“据于德”，对于君子来说都要落实在具体的品行中和实际的做人做事之上，而要做到这些则需要通过必要的一番修行功夫的。

4. 君子重修行。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内省不疚”与“反求诸己”这两种修行方式。

所谓“内省不疚”就是通过内心的省察，自我反省以后而觉得自己的言行都合乎道义，从而没有什么惭愧之感。儒家将这一修行方式作为君子必备的素养。《中庸》说：“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意思是说，所以君子内心省察没有不安，心志并无惭愧。别人不可比及君子的原因，正是在这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严格要求自己。《论语》记载：“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就要做到不忧愁，不恐惧。而面对弟子有些不确定的疑问时，孔子又给出了理由。这个理由正是“内省不疚”，即只要做到自己问心无愧，那么就没什么可忧愁和恐惧的了。根据孔子和《中庸》的思想逻辑来说，当一个人真正做到了仁爱别人，真正具备了勇敢之心，那么他一定会不忧不惧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此之谓也。在《中庸》中将“知仁勇”称做“三达德”。在儒家看来，君子做到了无愧于心，就无有忧惧，而无有忧惧乃是成就快乐人生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孟子所谓的“君子有三乐”，其中的一条就是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孟子–尽心上》），此之谓也。

所谓“反求诸己”就是事情没有做好，行动没有达到应该有的预期的好的效果，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此时不要责怪和埋怨他人，而应首先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出问题的根源，问问自己，检查自己有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好，还没有从内到外做得更好，并努力加以改进和完善。在儒家那里实际用了不同的命题来宣扬这一修行方式的。例如，反求诸身，反身而诚，反躬自省，求诸己，有诸己，自反等等。《大学》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即君子先应该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中庸》说：“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鵠，反求诸身’”，孔子说，射箭的事好比君子行道，如箭射在靶心以外，应该反回来责求自己。《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孟子–离娄上》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即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孟子–离娄下》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即假定这里有个人，他对我蛮横无理，那君子一定反躬自问，从自身上去找原因。由此可见，反求、自反的修行方式，充分反映出君子的高尚品质，即凡事多做自我批评，严以待己，宽以待人。通俗的说，行为后果不好，那一定是我做得还不够好。在孔子看来，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可化解和消除心中的怨恨，是人际关系和谐的保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此之谓也。

5.君子有诸品。君子是许多优秀品行的集中体现者。其一，在言行上，要做到先做后说。“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指出，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就能够说是一个君子了。另外，君子言语要谨慎迟钝，工作要勤劳敏捷，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再有就是作为一个君子要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辱的事情。即君子应以言过其实为耻。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其二，在气质上，要做到自重庄重和文质彬彬。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是说君子如果不自尊庄重，那么就没有威严和威信。在孔子看来，既文雅，又朴实才是君子应有的气质和风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此之谓也。其三，在为人上，要做到不怨恨，不报怨。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就是说，人家不解理我，我也不为此怨恨，此乃君子之风也。孔子曾说自己“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孟子更直接指出：“君子不怨天，不忧人”（《孟子–公孙丑下》），就是说，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平和对人对事，乃君子之范也。总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有其高尚品行要求的。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44)